

我们丢失了什么

「王同亿现象」评论文集

于光远 巢峰 等著

商务印书馆



我们丢失了什么

——王明记现象、评论、反思

王明记现象

王明记现象



我们丢失了什么

——“王同亿现象”评论文集

于光远 巢峰 等著

商 务 印 书 馆

199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丢失了什么:“王同亿现象”评论文集/于光远等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ISBN 7-100-02679-2

I. 我… II. 于… III. 汉语-词典编纂法-评论-文集
IV. H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2190 号

WŌMEN DIÙSHÍ LE SHÉNME

我们丢失了什么

于光远 巢峰 等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679-2/I·26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84 千

印数 2 000 册

印张 13

定价: 18.00 元

前 言

1992年10月中国辞书学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小组讨论中,许多学者对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此书抄袭剽窃,胡编乱造,是当前辞书界歪风邪气的突出典型,不可等闲视之。学会领导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学会第一副会长巢峰同志在闭幕词中讲到开展辞书评论时说:

辞书的评论既是辞书研究的一个部分,也是辞书编纂出版的舆论监督,是使辞书事业健康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有力的武器。辞书评论应当评优评劣,两者不可偏废。我在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下“评劣”。现在辞书界剽窃成风,差错成风,拼凑成风。《辞海》、《现代汉语词典》被人抄袭不计其数。辞书编纂队伍中出现了一些掇客,他们把编辞书当作捞取政治资本和金钱的手段,不管坑害广大读者与否。有一本《语言大典》,公然把《辞海》中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和《中国少数民族分布简表》两个附录加以影印,当作自己的附录。这本书许多条目照搬《现代汉语词典》。我社有的同志翻阅《语言大典》,发现其收词和释义简直不可思议。例如在“一”字头下,大部分词目是任意凑合的自由词组,既无查阅的必要,也无查阅的可能,根本不成其为词目,如“一袋”、“一盞”、“一箱”、“一茶杯”、“一个铅字”、“一段台词”、“一截粗木头”、“一套房间”、“一声喊叫”、“一次又一次的损失”、“一天干两天的活”、“一股

目 录

前言	中国辞书学会秘书处	1
值得重视的一个消极文化现象		
——评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	于光远	5
“王同亿现象”剖析		
——在中国辞书学会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首届 年会上的讲话	巢 峰	11
剥一剥著书出书中的粗制滥造风		
——兼评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	巢 峰	19
简论辞书的创造性及其著作权		
——驳“共识”论与“共同精神财富”论	王 宁	24
词典抄袭侵权的几个问题	徐庆凯	29
评辞书编纂中的“抄袭有理”论	晁继周	46
抄袭无可开脱	徐庆凯	55
“共识说”并非“续命汤”	张仲牧	67
看事实 辨是非	符淮青	74
为抄袭辩解是徒劳的	华 文	78
令人遗憾的“思考”		
——与刘一友先生商榷	高 兴	85

不实事求是的“七个不同”	陆嘉琦	93
辞书论坛的正气	杨玉圣	107
《语言大典》:劣质辞书之最	徐庆凯	110
欺世之作《语言大典》剖析	鲍克怡	143
一部滥收杂抄混淆词汇系统的“大典”		
——评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	王 宁	169
《语言大典》谬误百出	史锡尧	176
评《语言大典》的释义	曾彦修	180
双语词典的性质、释义与例证		
——兼评《语言大典》	吴建平	186
《语言大典》英语对译中的几个问题	徐锡祥	200
从“俄”字头条目的释义看《语言大典》	伍铁平	208
从法律名词的解释看《语言大典》的西方本位	晏 雁	213
从“低”字头条目看《语言大典》	万艺玲	216
《语言大典》“打”字条评析	徐成志	226
《语言大典》“一”字头条目的抄袭行为	龚成生	233
从科技条目看《语言大典》	科 耳	236
词典检字史上少见的劣质产品		
——评《语言大典》检字表	包楠生	242
《语言大典》的教训		
——中国辞书学会首届年会暨第四届全国辞书学		
研讨会开幕词	巢 峰	253
《现代汉语大词典》质疑	戴建华	262
评《现代汉语大词典》和《新现代汉语词典》	韩敬体	267
评《新现代汉语词典》	方 进	276

《新现代汉语词典》抄袭手法举隅·····	董 琨	284
评《新现代汉语词典》的“新”·····	吴 华	291
矛盾丛生的《新现代汉语词典》·····	舒宝璋	296
《新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的严重错误·····	陆福庆	306
评《新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英汉对译问题·····	李伯纯	316
评《新编新华字典》·····	高 兴	322
辞书不容玷辱		
——评《新编新华字典》·····	陆福庆	333
《新编新华字典》的几个问题·····	金欣欣	344
评《英汉辞海》·····	俞步凡	351
《英汉科技词天》初析·····	周明鉴	364
从《法汉科技词汇大全》谈劣质大词典·····	黄建华	377
评《俄汉科技词汇大全》·····	王毅成	387
附录一 群起而评“王氏词典”·····	秦振庭	397
附录二 王同亿败诉始末·····	韩敬体	403

前 言

1992年10月中国辞书学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小组讨论中,许多学者对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此书抄袭剽窃,胡编乱造,是当前辞书界歪风邪气的突出典型,不可等闲视之。学会领导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学会第一副会长巢峰同志在闭幕词中讲到开展辞书评论时说:

辞书的评论既是辞书研究的一个部分,也是辞书编纂出版的舆论监督,是使辞书事业健康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有力的武器。辞书评论应当评优评劣,两者不可偏废。我在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下“评劣”。现在辞书界剽窃成风,差错成风,拼凑成风。《辞海》、《现代汉语词典》被人抄袭不计其数。辞书编纂队伍中出现了一些掇客,他们把编辞书当作捞取政治资本和金钱的手段,不管坑害广大读者与否。有一本《语言大典》,公然把《辞海》中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和《中国少数民族分布简表》两个附录加以影印,当作自己的附录。这本书许多条目照搬《现代汉语词典》。我社有的同志翻阅《语言大典》,发现其收词和释义简直不可思议。例如在“一”字头下,大部分词目是任意凑合的自由词组,既无查阅的必要,也无查阅的可能,根本不成其为词目,如“一袋”、“一盞”、“一箱”、“一茶杯”、“一个铅字”、“一段台词”、“一截粗木头”、“一套房间”、“一声喊叫”、“一次又一次的损失”、“一天干两天的活”、“一股

劲儿地呜嘟呜嘟吹奏”等等。释义则如：“一胖一瘦”释为“一个胖的一个瘦的”；“一直被人叫着”释为“在一段时间中保持粘着和固定，看来像由于粘合力或粘着力或粘住”；在“一部分”这一条中甚至出现“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的消灭宗教”这样的例句。这样的词典，怎么能不加批判、抵制而任其流传？我以为我们的辞书编纂和出版中有一种堕落行为，评劣就是要与辞书编纂与出版中的堕落现象作斗争。我们要促使辞书事业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就一定要做好打假打劣的工作。如果让那些歪风邪气泛滥成灾，通行无阻，什么抄袭有理，差错有理，拼凑有理，那还有什么真理，那还要中国辞书学会干什么？辞书学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辞书质量的“道德法庭”，应当在扶正祛邪，促进我国的辞书事业健康地发展上多做工作。

这一段话在辞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一些学者陆续著文批评王同亿主编的一系列词典，首先是《语言大典》，此外还包括《新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新编新华字典》、《英汉辞海》、《法汉科技词汇大全》、《俄汉科技词汇大全》等。论文摆事实，讲道理，指出这些词典抄袭剽窃，胡编乱造，谬误成堆，质量低劣。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商务印书馆、辞海编辑委员会、上海辞书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等单位和个人对其中一部分词典的抄袭侵权问题提起诉讼后，评论的范围又扩展到词典著作权的有关问题，其中包括：王同亿主编的词典有没有抄袭，编词典是否离不开抄袭，词典有没有著作权，抄袭剽窃和参考借鉴、适当引用的区别何在，等等。有些论文还从广阔的背景和纵深的层次上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于光远同志在《值得重视的一个消极文

化现象》一文中指出：

现在我们说的这部《大典》就是一部具有消极文化内容的书籍。它的确是伪劣的产品。它的用处看来主要只是为研究当前我国文化现象提供了一个对象。它使我们去想不少问题，它也使我们通过这种思索了解不少问题。比如对这部《大典》低劣作出判断完全用不着什么比较高的水平，可是出版之后，全国有 20 余家报纸在头版刊登这一“喜事”，把这部书的主编誉为“超人”、“奇人”，“没有军衔的将领”，把这部书誉为“当代中国的辞书之最”、誉“王同亿又组织了 200 多位专家，历时四年，编纂了震动中外的中国当代第一部现代汉语词典”。受这种吹捧影响，据有的文章报导，港台出版商已经购买此书出版权。这就表明在我国的文化生活中存在严重的消极因素：把这部《大典》吹捧和抬举得这么高，他们对这部辞书作过最起码的了解吗？我估量作这种吹捧的人，没有作这样的工作。那么我们又可以问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吹捧呢？这就要深思一番了。这不是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接着我们还可以问，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风气？并且进一步要问这种社会风气是如何造成的？这样的问题一个一个问下去，得出行动方面的结论，进行教育，改进工作，我想对于我们的国家的文化事业是大有好处的。

巢峰同志的《“王同亿现象”剖析》一文认为：“王同亿现象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它的出现反映了社会深层次的问题。揭示这些问题，对于辞书、出版、文艺、理论界的建设，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有重大意义的。”他所分析的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包括：作者队伍中道德观、价值观的蜕变；一些出版社醉心于追逐利

润而忘记了道德以至法律的责任；新闻媒介对王氏词典的不实报道产生了严重的误导后果；出版行政管理上存在着许多亟待治理的问题；出版法制亟需完善；辞书界在辞书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着一些界限不清的混乱现象。

1996年10月2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署名文章，高度评价对王氏词典的集体性批评：“批评式书评的建设性功能，很可能最早是90年代初检讨《语言大典》现象时而凸显出来的。……围绕《语言大典》等王同亿现象的集体性批评，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辞书界的‘无法无天’态势，其积极意义无疑是历史性的。”

在对王氏词典的集体性批评中，报刊上发表的数十篇短评以其短小精悍的特色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尤其是一批杂文家所写的鲜明、生动、泼辣的佳作，在辞书评论中别开生面。这些短评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汇编为《发人深思的笑话》一书于1995年出版，因此未编入本文集中。

本文集选编了1993年以来围绕王氏词典所发表的论文，按其内容分类编排。并附有两篇综述，分别介绍关于王氏词典的批评和诉讼的经过。我们相信，本文集将有助于读者加深对王氏词典的思考，进一步从中吸取教训，以促进辞书事业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中国辞书学会秘书处

1997年9月

值得重视的一个消极文化现象

——评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

于光远

《辞书研究》1993年第3期和第6期发表了徐庆凯和鲍克怡写的两篇评论王同亿《语言大典》的文章。徐文的题目是《如此词典，匪夷所思》。鲍文的题目是《欺世之作〈语言大典〉剖析》。谁读了这两篇文章都会大吃一惊。谁也想不到世界上会有人编出这样的“辞典”，也想不到这样的辞典能够出版，并且被大肆吹捧，得到很大的鼓励。王同亿主编的几部辞典现在颇有点名气。这倒不是因为它编得好，而是因为王同亿主编的几部辞典有很明显的也是很突出的剽窃行为。北京、上海等地有几个单位告状，法院已经受理。这个官司报纸上已有不少报导。我知道这件事很晚。7月5日我第一次听说，以后才看到了文章。上月友人为我买了两册《语言大典》。那真是有份量的书，篇幅是《辞海》的一倍以上。收到后搬动它时觉得很重，称了一下有7.5公斤。得到这本书之后，我就对徐、鲍两人的文章作了一些查对，查对结果是，两篇文章对这部书的低劣说得虽然很重，但只有不足而没有过分的地方。这“不足”是很难避免的，因为要揭露这部《语言大典》的极端荒谬，只有引用其中的文句，引用得多，才能揭露得充分。可是在这部《大典》中荒谬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受篇幅的限制，不能引得太多。引得太多，读者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看。因此，徐、鲍二文也只好把许多

奇文奇句割爱了。鲍文 24 页两万多字,写完之后作者还说:“本文写得虽然不短,但仍难以道尽《大典》之假之劣。为维护知识的神圣,维护作者的权益,更为维护词典使用者的利益,辞书学界和读者应该更深地剖析此书的真面目……”我也认为这部书是值得人们对之深思、有必要对之进行一番分析的对象,也想写一篇文章。但是一动笔,问题就来了:要使读者知道这部《大典》是怎样的一本书,就要引用很多的文句对它作一番介绍,可是我只想写三四千字,实在不可能把它的面目描绘出来。徐、鲍两人写得很好,我推荐读者直接去看这两篇文章。这样我就可以少写一些。但是《辞书研究》这份杂志主要的读者是辞书界和辞书学界,一般的读者能看到它的恐怕不多,而且读者也不容易找到它。因此,似乎不作一番介绍又不行。就是这个原因使我提笔多次又搁笔多次。现在还是勉为其难地写这样一篇文章。

徐文(也有一万字以上)的小标题是:“大量剽窃”、“滥收词目”、“胡乱释义”、“草率编辑”。鲍文的小标题是:“《语言大典》是一部说不清性质的词典”、“杂乱无章,毫无标准的收词”、“错误百出,文字极为拙劣的释义”、“与释义不符的、硬译的、不通的例证”、“破除集‘汉语词典、汉英词典于一身’的神话”、“空前的惊人的抄袭”、“王同亿不但须负侵犯著作权之责,还应该的道德上受到谴责”。从这些小标题可以看出这部词典的问题所在。

徐、鲍两文中提出的这部《大典》大量而公开毫无顾忌的剽窃,既然已诉之法律,法院应该按照“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的精神,对王同亿等的违法作出判决。因此我不想再多说什么。这两篇文章中还提出道德问题,我也不想涉及。我特别看重的是:它都收了怎样的词目,对词目作出了怎样的释义。而这两者正是任何辞典

的基本内容,例证则是释文中的一种内容。评论一部辞典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这两个方面。

收词方面,徐文仅举了“使”字头的词目为例,他数了一下这样的词目有1463个之多。从中他举出了七十几个看了用不着作任何说明就可以使人大吃一惊的词目。可是我还想了解徐文未举的其他一千几百个词目的情况,由于手边有了这部《大典》,我就下笨功夫,把“使”字头条目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发现其中应该收入或者可以勉强收入的词目不到三十个,其余都属于徐文指出的不能列为词目的“词目”。而常用的“使用面积”、“使用价值”、“使君”、“使巧”、“使刁”等却没有列入。一边看,我一边又补充了三十七个与徐文所举类似的词目,加在一起,这一百多个“词目”真是笑话百出(详见文末的附注)。其中还有不少根本看不懂是什么意义的词目,如:“使化体”、“使间层”、“使毫无”、“使喝得倒”、“使躲在”等等。我还查了一下从十一到九十九之间的数字中,这部《大典》都收了哪些作为词目。查的结果是收入了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十、三十三、五十、六十、六十二、七十、八十、八十八、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还有一个二十六,释文是一种赌博,不作为数字列入词目,真的一点章法都没有!

在释义方面,鲍文概括两条:“解释不确和错误的条目比比皆是”、“释义方式千奇万怪,无科学性可言”,再加上“与释文不符的、硬译的、不通的例证”。许许多多这样的释文加上完全是废话的释文,成为这部《大典》释文的特色。

释文中有不少政治性的错误。比如它把“国境”释为“属于或置于某一政治权力管辖下的地理区域”,按照这个解释,只要某个

政治集团占据了某个地区,那么这个地区就成了“国境”!这个政治错误是多么地明显!又如在“一部分”的释文的例句中有“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的消灭宗教”,这也明显地是带政治性的错误。在“一股风”的释文的例句中写有“现在政策放宽,谁又敢担保这不是一股风呢?”这么举例恐怕也不好吧?

至于知识性的笑话,我可以从一些文章中已经举出的大量例子中随便抄几个给读者看看:

二流子	穿牛仔服但无牛仔经历的人
白毛女	头发脱色的女人
小羔羊	羔羊般柔弱的人,小宝贝
喝水	饮水——通常用于较低等动物〈在黄昏时喝水的狮子〉
跳动	有活力地跳,强烈地跳,指迫切地要求注意〈他呼吸困难,血液在他耳朵和眼睛内强烈地跳动〉

还有看不懂的词目释文,如:“使……发”释义为“表示把隐藏的、潜在的或贮存的东西抽出来”;“使下”释义为“放开,释放,从约束中或有如约束中解脱出来〈谷舞……应使倾盆大雨下在干旱的国度〉。”有谁能看懂这样的词目和释文?

至于完全是废话的释文到处可见。如把“更多的”这个“词目”解释为“数量上更多的”;把“不能用二除尽的”,解释为“二无法除尽的”;把“使胖起来”解释为“使变肥胖或丰满”,并加例句“企图用土豆、细面条和奶油菜肴使她的孩子们胖起来”;把“不能再穿”解释为“不能继续穿戴的”;把“九十二”解释为二义,第一义是“二加九十、二乘四十六、四乘二十三”;第二义是“可数序列的数目 92”。

有各式各样的书,因此有图书分类学这样的学问。1950 年上半年,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聘我为该校文学院兼任教授,我讲的就是这门课。图书分类只能以所属的领域或部门、所使

用的文字、写作使用的语言、刊行的年代、书的外在形式等等为依据,对书籍的评价,不能成为图书分类的标准。书籍总的说来是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的结晶的载体。它们的文化内容是积极的。但也有一些书有消极的内容。这样的书不少,而且各式各样。现在我们说的这部《大典》就是一部具有消极文化内容的书籍。它的确是伪劣的产品。它的用处看来主要只是为研究当前我国文化现象提供一个对象。它使我们去想不少问题,它也使我们通过这种思索了解不少问题。比如对这部《大典》低劣作出判断完全用不着什么比较高的水平,可是出版之后,全国有 20 余家报纸在头版刊登这一“喜事”,把这部书的主编誉为“超人”、“奇人”,“没有军衔的将领”,把这部书誉为“当代中国的辞书之最”、誉“王同亿又组织了 200 多位专家,历时四年,编纂了震动中外的中国当代第一部现代汉语词典”。受这种吹捧影响,据有的文章报导,港台出版商已经购买此书出版权。这就表明在我国的文化生活中存在严重的消极因素:把这部《大典》吹捧和抬举得这么高,他们对这部辞书作过最起码的了解吗?我估量作这种吹捧的人,没有作这样的工作。那么我们又可以问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吹捧呢?这就要深思一番了。这不是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接着我们还可以问,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风气?并且进一步要问这种社会风气是如何造成的?这样的问题一个一个问下去,得出行动方面的结论,进行教育,改进工作,我想对于我们的国家的文化事业是大有好处的。

附注:《语言大典》“使”字头的 110 个词目

(a) 徐庆凯文中举出来的: